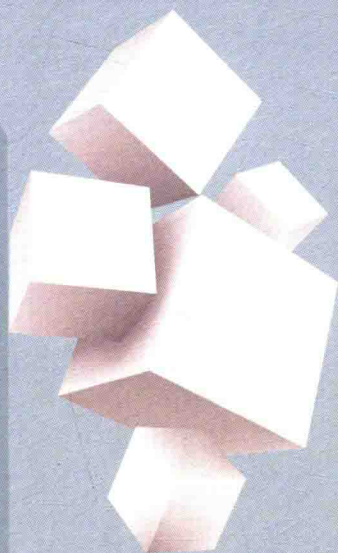


◎大江健三郎随笔精品丛书



大江健三郎
読む人間

读书人！



[日] 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读书人

[日]大江健三郎 / 著
许金龙 / 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书人 /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221-14675-5

I. ①读… II. ①大…②许…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43779号

YOMU NINGEN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2007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Inc.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读书人

[日]大江健三郎 / 著

许金龙 / 译

-
- | | |
|-------|------------------------------------|
| 总 策 划 | 黄定承 |
| 出版统筹 | 王 旭 陈继光 |
| 责任编辑 | 陈继光 胡 洋 |
| 装帧设计 | 陈 晨 |
| 封面设计 | 源画设计 |
|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
|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
| 印 张 | 9.25 |
| 字 数 | 120千字 |
| 版 次 | 2019年3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9年3月第1次 |
| 书 号 | ISBN 978-7-221-14675-5 |
| 定 价 | 49.00元 |

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

铁凝

喜爱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能不读他的自传的。每当我读过那些大家的自传后，就如同跟随着他们的人生重新跋涉了一遍，接着很可能再去重读他们的小说或诗。于是一种崭新的享受开始了，在这崭新阅读的途中，总会有新的美景突现。遥远而又亲近，陌生而又熟悉——是因为你了解并理解着他们作品之外的奇异人生所致吧。读许金龙先生最新译作《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即是这样的心情。

这是一部以对话形式展开的作家自传，大江健三郎面对采访者，坦然尽述五十年作家生涯。他的讲述缜密

而细腻，深邃而质朴。你甚至能够听得见他平缓却并不滞重的语调，这使我不断想起和大江健三郎先生两次印象深刻的见面。

第一次是在二〇〇〇年初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为应邀来访的大江先生举办作品研讨会，我和数位作家同行被邀请参会。那时我刚从俄罗斯旅行回来，旅途中阅读的唯一一本小说即是大江先生的《燃烧的绿树》。还记得那天研讨会的气氛庄重、朴素、热烈。大江先生身着典雅、内敛的黑色正装，安静地坐在那里，倾听中国同行对他作品的评价，神情专注而谦逊，还有些许拘谨。当时，正是这些许的拘谨打动了，我仿佛从中看到了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不事表演的心灵本色。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大江先生婉拒研讨会设午宴，他建议与会者以盒饭为午餐，说这样既简朴又节约时间。于是我们每人都拿到了一个盒饭。写作几十年，我也算参加过一些研讨会，似乎极少经历过盒饭午餐。

第二次和大江先生见面是在二〇〇六年十月，我应邀同中国社科院代表团一道，赴东京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东京会馆的纪念酒会结束后，大江先生特别邀请代表团一行进行半小时恳谈。

那天的大江先生仍然是典雅的黑色正装，他比六年前更多了些温和，而且健谈。我们围坐在酒店一隅的一张长方桌边，细心的大江先生还专为大家叫了茶和点心。那天的恳谈，大江先生说起了少年时受母亲的影响阅读鲁迅的小说，说起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孔乙己”“咸亨酒店”这些名字从小他便熟知。当说到有一次母亲很自豪地告诉他“你父亲会写三种茴香豆的‘茴’字”时，大江先生笑起来。那一瞬间他的笑既开心又天真。他还讲起对钱钟书先生的尊敬，对莫言的作品尤其喜爱。然后，大江先生把目光转向我，说：“我们的两次见面，你给我的印象是年轻、勇敢。中国的女作家是不是都很勇敢呢——敢于向年长者发问。”和大江先生的年龄相比，我是年轻的。说到勇敢，我想起在六年前的那次研讨会上，会前我和一位文坛前辈的悄声对话一定让大江先生感到有趣，我惊异于他敏锐的观察力。但让我更加感动的是，大江先生对当代中国作家的良好情感和热切期望。

我曾不止一次听说，大江先生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率日本的优秀青年作家访问中国，他期待日本的青年作家和中国的青年作家在中国或日本一道旅行，能有更多时间更深入地在旅行中交流文学，畅谈人生。这样的话

题使大江先生很兴奋，当谈及这些时，他一扫我在六年前见到的拘谨，他的神情呈现出年轻人的清新和热烈，原本半个小时的恳谈延长至一个小时。就在这时，我仿佛看到了眼前有一棵“燃烧的绿树”。后来，当我阅读大江先生这部自传时，那种既沉静又燃烧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

这是一场阅读的盛宴。魅力来自给人的心灵以垂直打击的思想的力量，来自作家对语言和想象力不败的激情与敏感，来自作家既谦逊又自信的对文学永不满足的追问，来自作家精神深处极度绝望中的壮丽希望。生于日本四国森林的大江健三郎，通过他的文学生涯和他的鲜明人生，以穿越时空的刚健而又轻灵的笔触，以彻底的自由检讨的姿态，以对日本、对亚洲、对世界、对人类永不疲倦的严厉的审视与希冀，把他人生中明亮的忧伤、苍凉的善意、克制的温暖和文学中积极的美德呈现给读者。我从中望见了语言的森林、精神的森林、人生的森林。这森林静谧幽深，辽远阔大，丰沛、隐秘的地下水浸润其间，使森林朝气不衰；使绿树能够燃烧，而火焰却让绿树枝叶繁盛。

这是一位深度介入社会现实，奋不顾身地以生命致

力于呼唤世界和平的作家，一位在小说艺术上对自己极为苛刻的、在技艺上绝不退让的作家，一位用小说的方式，却把诗的沉静的又是荆棘般的锐利植入读者心中的作家。小说何以成为小说？想象力何以诞生，又究竟源自哪里？“神话素”如何在心里养育？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追逐到语言的圣性、魅惑、语言的神秘之光？何为大江小说中重要资产的构造？以及作家本人被村子和东京撕裂的人生悲欢的新奇，他以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作赌注，追究战后五十年以来日本的虚与实的不退让之意志……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大江先生在自述中对那些影响了他文学和人生的哲人、学者、作家的由衷敬意。他不仅坦言“作家的实际生活从古典文学里得到了鼓励和救济”。更是谦虚地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写作称为训练长篇小说的写作。当我读到大江先生四十多年来，每天夜里都要为残疾儿子光裹好毛毯才入睡时，不禁生出和采访者同样的感慨：大江先生的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大江先生的人生同样不可思议。大江先生实在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而赋予这特殊意志之力量的人，正是他的残疾长子——光。在日本交响乐团纪念莫扎特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的“安魂曲”演奏会上，大江先生应邀赠诗一首：

“我无法重新活上一遍。可是

咱们却能重新活上一遍。”

也许这就是一个作家独有的对“活”和“生”的“奢侈”见解吧，这是文学和儿子光给予大江先生的悲怆而又强韧的奢侈。这时我还听见了大江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借对一位即将分娩的女性的敬慕表达出的对人类未来的新期待：“我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倾听那里正无言讲述着的内容，倾听着用既非英语亦非日语，大概是为‘新地球’耳准备的那种宇宙语言朗诵的叶芝的那些诗行……我感觉你将产下比最新之人更新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新的人。”在此，我不能不把这些句子看作是对未来无限明丽又昂扬的祝福，是文学新景象和伦理想象力的新憧憬。

此刻我也正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倾听大江先生的自述。当我在大江先生的书中看见森林和绿树之后，更知晓了倾听的要紧。仅有“看见”是不够的，你必须有能力倾听才有可能抵达一座森林隐秘的深部。

大江先生在自述中言及少年时，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他被赋予一种特别的身份：那时村里正流行踩高跷，他被优先请去踩高跷。那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跷，踩

在上面能看到家里二楼的窗子。人在高跷上那突然变形的行走，突然视野的开阔，村子里的景观突然的变样，使敏感的少年大江突然获得了一种奇异的高度。

此时我仿佛看见少年的大江有些别扭地踩在高跷上。孤独，倔强，紧张，勇敢。他起步并受惠于森林，而最终，他站在了森林之上。

那其实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大江先生以他创造的文学的和精神的高度，以他无可比拟的厚度和重量荣耀了日本现代文学，使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时他的形象已经超越了他的民族，成为整个人类文化财富的一部分。而时光的流逝，将使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内在价值和他对社会发言的历史意义得到愈加丰满的凸显。

二〇〇八年元月二十八日

多余的序言

莫言

我早就答应了译者许金龙先生和出版社的编辑，要为大江先生这部讲述他五十年文学生涯的书写一篇序言，但迟迟不能动笔，不是因为所谓的“忙”，也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面对着这部书，犹如面对着一座高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实在没有必要说什么。

我是大江文学的爱好者，也是他伟大人格的崇拜者。他曾经说过我是他的朋友，但我一直是把他当做师长的。即使狂妄一点，也顶多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并不是我故作谦辞，而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述。大江先生也在公开场合说过赞扬我的话，我想那是一个前辈作家

对后辈作家的奖掖和提携，并不意味着我真的有那么优秀，对此我有着清醒的认识。

大江先生这部新书，虽说是采用了记者提问、作家应答的访谈式，但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先生的口述体自传。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写自传的也是反对建立自己的文学纪念馆的，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很轻。他勇于担当家庭的、社会的责任，为了理想，可以奋不顾身，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名流”和“伟人”，而是以一贯的低调和谦恭与人相处。这次，媒体能够动员他长时间地讲述自己的写作和他经历的五十年来的日本文学变迁，确实是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此，根据这漫长的谈话整理出来的这本书，也就显得意义非凡。

在这部书里，他谈到了自己的童年、森林中的故乡、亲人，谈到了流传在故乡人们口中的历史故事和森林中的精灵，谈到了民间文化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他谈到了他的小学、中学和大学，他的恩师和他的朋友，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因为这一切都跟他的文学密不可分。

通过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阅读者。他受过完

整的教育，几十年来，手不释卷，广泛阅读，对世界文学，几可说是了如指掌。他谈话中涉及的作家和作品数量众多，能使我们感受到他丰富的阅读背景，也能使我们意识到，他之所以成就为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伟大作家，是与他的广采博取密不可分的。

这部书向我们亲切地展示了他驰骋世界文坛的基本路线，让我们分享了他成功的喜悦和徘徊时的迷惘。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也是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大江先生是一个坦率的人，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爱憎分明，绝不暧昧。他是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写作与重大世界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作家，因此他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因此他的文学是大于文学的。

在这次坦荡的长谈中，先生讲述了他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司马辽太郎、太宰治、大冈升平等日本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的交往，观点鲜明地评点了他们的文学成就，并披露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些逸闻趣事。他对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等当红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也作了严谨的分析。

大江先生精通英语和法语，在西方多所大学担任过

教职，与胡安·鲁尔弗、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米兰·昆德拉、巴尔加斯·略萨、爱德华·赛义德、奥克塔维奥·帕斯、沃雷·索因卡、西默斯·希尼等西方作家有密切交往，其中很多人都是他的亲密朋友。在这部书中，先生讲述了他们之间政治上的和艺术上的讨论，以及他们交往过程中的趣事。

大江先生是一个严谨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他的幽默在他的小说中隐藏较深，不易感受，但在这部对话体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想，无论是对于文学作者还是一般读者，这都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书。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为《读书人》中文版面世而喜悦

我为这本书被迅速翻译为中文而喜悦，因为该书不仅仅是“读书讲义”，它还最为真实和详尽地讲述了当下的我本人是如何生活过来的，所期盼者为何物。我尤为强烈地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中国的年轻人所阅读（听说这个中文译本将同时出版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这也是让我越发喜悦的一个原因）。

我曾在日本的年轻人集聚的一家大书店为他们推荐了大量图书，这些图书放满了一间大厅四周的书架。我还在此处举办讲座的形式编出这本书（我请人把讲义记录下来，然后以此为基础，将花费时间回答听众提问的部分也收录进来，从而完成了这个文本），然而，（在日本）

却未能得到很多读者。

其后，曾为此感到遗憾的我再度将该书作为讲义资料，以医院的男性护理师们、地方大学里的学生诸君、美国的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学的研究者们为听众，继续讲授着这个讲义。我发现了他们在听讲时显现出的却是热情和愉快的反应。尽管如此，我还是受到一些人，尤其是研究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本书过于牵强地基于你本人的经历讲述了非常专业的内容，这可能使得通过这本书第一次阅读你作品的读者产生难以接近的印象。

于是，在为这个中文版撰写序文之前，我重新阅读了这本书。该书始于我与那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知识分子阿马蒂亚·森教授探讨希腊古典文学作品。我认为，会有一些读者产生一种印象——这部分内容好像比较难懂，似乎远离自己的生活。然而，在反复阅读之中，我感受到在我与敬爱的朋友森教授的往来书简里那确实巨大的乐趣。我还意识到，无论从古典文学中还是森教授的解读中，我都饶有兴趣地学习到了新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进行这种对话的同时，我披露了自己最为真挚的内心情感。

那便是我邂逅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其后

我一直在阅读这本书，虽说我现在已经七十五岁了，却还能感觉到那种影响仍在当下的我本人身上生机勃勃地发挥着作用。此外，我深怀思念之情和诚挚感激，再度体验了邂逅恩师渡边一夫这种终生的幸福，以及为了能够师从这位先生而进行考前学习，离开曾养育了我的森林进入东京的大学，最终从那里创造出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期盼这本书能够将中国的新读者们引向一个方向——拥有与我这位写作者相同的体验。我幻想着届时能够与自己确实非常期待的这些读者邂逅。我还感受到另一种喜悦——这本书是由已翻译了我的小说中几乎所有最重要作品的许金龙先生所翻译。毫无疑问，许先生一定是继我这位写作者之后，在最大乐趣中读完这本书的那个人。

大江健三郎

二〇一〇年春，于东京